

中国



皇帝皇后



全传

成思远 /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汉元帝

成思远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/成思远主编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6. 11

ISBN 7-80723-146-7

I. 中… II. 成… III. ①皇帝—列传—中国
②皇后—列传—中国 IV. K827=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9581 号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主 编: 成思远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600 千字

印 张: 518.5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7-80723-146-7/I·46

定 价: 2580.00 元(全 100 册)



第 一 章	少年多难	(1)
第 二 章	初登帝位	(43)
第 三 章	宦官专权	(55)
第 四 章	西羌之乱	(104)



第一章 少年多难

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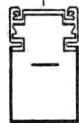
汉征和三年（公元前90年）中历九月的一天，汉武帝怀着沉重的心情，诏令建造思子宫和归来望思台，用以纪念已被他灭门的原太子刘据。然而刘据及其家人已死去一年零两个月了，死去不可复生，留给武帝的只是深深的追悔与怀念。

刘据是汉武帝的长子，他出生那年，汉武帝已经二十九岁，盼子心切的汉武帝非常高兴。母以子贵，其母卫氏遂被立为皇后，卫皇后的兄弟卫长君和卫青也先后被重用，成为西汉的名将。

元狩元年（公元前122年），刘据刚满七岁，就被正式立为太子。汉武帝对他着意培养，让人给他讲授《公羊春秋》和《穀梁春秋》等经史之学。年过二十，武帝又特意给他建博望苑，供他在苑内结交宾客。

但是，随着日月的推移，汉武帝见卫皇后姿色已不如当年，就有了不少后宫新宠，对卫皇后逐渐疏远了。同时他对刘据仁恕温谨的情性，有时也流露出一些不快，常说他不像自己那样有雄才武略。因此卫皇后和刘据很担心他们有朝一日被废除，终日惶恐不安。

汉武帝毕竟是个有远见的皇帝，虽然他也不免像其他皇帝一样宠幸几个后宫女子，但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还是清醒的。他听说卫皇后和刘据有不安之色，就召见将军卫青





(即刘据的舅舅)说：“汉朝刚刚建立，四夷还很猖獗，因此我不得不四出征伐，我的后代如果也这样下去，岂不成了秦二世了吗？我需要的继承人应是守文之主，太子敦重好静，必能安天下人心，哪里还有比他更适合的呢？”这番话就是明确表示不会废太子。他还让卫青将这意思转达给卫皇后和刘据。

汉武帝确实很信任刘据，每次出外行幸，都把日常政事交给刘据处理。刘据也很负责，常把汉武帝以前处理过严的案件改判，这赢得了一般百姓的赞誉，而汉武帝任用的那些酷吏却很恼火。

卫皇后很担心长此下去，刘据会惹怒武帝，所以经常提醒儿子：“有些案件，就留下等待皇帝的判决吧，你不要擅自从宽发落！”武帝听到这样的事，总是肯定刘据做得对。

自大将卫青死后，酷吏们再也不怕刘据有外戚卫家撑腰了，就想方设法构陷刘据。他们唆使能够接近武帝的宫中小官，看到太子有一点过错，就向武帝夸张其事地告状。有时甚至是无中生有。如有一次，刘据去看望母亲卫皇后，谈话时间长了些，黄门（供皇帝役使的宫中小吏）苏文就告诉汉武帝：“太子与宫女嬉戏！”武帝并未怪罪刘据，反而给他增加了不少宫女。

又有一次，汉武帝身体小有不适，让小黄门常融去召太子。常融回来后对武帝说：“太子听说你贵体不适，面有喜色。”武帝听后，顿生稍许怒气。待刘据来见父亲，武帝仔细看他的脸上，尚有泪痕，只是装作很平静。武帝追问此事，才知是常融诬告太子。于是将常融当众杀死了。

上述一系列诬构都很难离间武帝与刘据的父子关系，可见刘据的太子地位是牢固的。然而，一种迷信活动及由此引起的案件，却使武帝断然将刘据满门抄杀。这个恶魔就是巫蛊案。



汉武帝时期，方士神巫很多，他们聚首京师，装神弄鬼，以机巧伪诈惑乱人心。有些女巫往来于宫中，教给宫女们在地下埋象形木偶，然后口中念词诅咒所痛恨的人，这就是巫蛊。当时，宫女相互间一旦产生矛盾，就互相告讦，诬对方以巫蛊诅咒皇帝。武帝当时年老多病，最怕人咒其死，所以每得到此类告讦，不验实否，一律格杀勿论。丞相公孙贺和其子公孙敬声，以及武帝的两个亲生女儿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等人，都是被诬以巫蛊案而遭杀害的。于是有人就抓住武帝最厌恶巫蛊这一点来构陷太子，此人就是江充。

江充是个投机分子。他最初在汉武帝同父异母兄彭祖所封的赵国供职，因与太子丹产生矛盾，就跑到皇帝这里来告状。汉武帝见他体魄壮伟，就收留了他。后来任他为直指绣衣使者，负责三辅（京畿之地，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省中部地区）的治安，并监督奢靡。他举劾了不少贵戚近臣的奢僭之罪，有时连太子、公主的家臣违制在驰道上乘车，他也照例没收其车马。为此，武帝很赏识他，说：“作为大臣，就应当像江充这样奉法不阿。”并把他迁为水衡都尉，负责保管皇室钱财及铸造钱币等。其实，江充并不清白，他那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博取皇帝的好感，不久他就被人揭发了许多为亲友谋好处的事，武帝将其免了职。

巫蛊案一起，江充见又有了投机的机会，就蠢蠢欲动。征和二年（公元前91年）夏天，汉武帝到北山上的甘泉宫居住，江充乘饥对他说：“天子的疾病，都是因有巫蛊作怪。”于是武帝以江充为使者，专治巫蛊。

江充遂收罗了许多胡巫（少数民族的巫），声称他们可以看到地下的偶人。这些胡巫所指之处，就令人挖掘，然后将那些被认为埋了偶人的人抓来，酷刑逼供，不胜其酷者，转相牵引，株连甚广，于是自京师、三辅以至郡县，因受巫蛊案牵连而死者，前后达数万人。



当时，宫廷之中也不得安宁。江充在任直指绣衣使者时，曾没收过太子刘据家臣的车马，刘据来乞求归还，他断然拒绝了。如今他看到武帝年高多病，惟恐武帝死后，刘据即位找他算账，就想乘此机会废掉刘据的太子地位。他唆使胡巫檀何对武帝说：“宫中有蛊气，不除掉它，皇帝就活不了多久了。”吓得武帝忙叫江充入宫查偶人。

江充立即带领手下人冲进宫中，先拆掉皇帝的御座，掘地求蛊；又去挖宫中召幸很少的那些人的住处；最后挖到卫皇后和太子居住的宫殿。江充的目的就是要诬陷太子，所以他令人纵横掘地，挖得连放一张床的地方都没有了。然后他宣称：“在太子宫挖得木人最多，而且还挖出了帛书，上面写着许多无礼的言辞。这些都要报告给皇帝。”太子刘据对此极为恐惧。

刘据的师傅石德，恐怕太子遭诛，连及于师傅等人，就劝刘据道：“以前，丞相公孙贺父子、两位公主以及卫氏的家人，都因被诬以巫蛊遭到杀害；如今他们又说在这里挖到了木人，究竟是胡巫预先放入的，还是确实存在的，这难以说清。我看不如假称奉皇帝符节，将江充及其同伙抓起来投入监狱，严厉审讯他们的奸诈。况且，如今皇帝重病住在甘泉宫，皇后与家臣的慰问请示，都不给通报，谁知他还活着与否？你可要提防发生秦朝公子扶苏被害之类的事重演呀！”

刘据觉得师傅的话有道理，但还是不敢贸然行事，他决定先到甘泉宫看看武帝怎样发落自己再说。这时江充已急着抓太子了，刘据一时不知所措，索性就按石德之言去办了。

是年秋七月壬午（公元前91年9月1日），刘据派门客假称是武帝派来的使者，逮捕了江充等人，其同党韩说怀疑使者有诈，被刘据的门客杀死。刘据亲手斩了江充，然后将胡巫在上林苑中烧死。

江充被消灭了，却引起了汉武帝与刘据之间的一场大



战。刘据在惩处江充一伙时，不小心让苏文逃跑了，他来到甘泉宫告诉武帝：“太子谋反了。”武帝说：“太子可能是畏惧江充报告木偶之事，才忿而杀了他，并不一定是谋反。”于是派人去召太子。那人根本就没敢进入太子的军中，就归据说：“太子确实已经反了，他想斩了我，我是逃回来的。”武帝一听大怒，迅速布置丞相刘屈氂发兵：“毋令反者得出。”（《汉书·刘屈氂传》）刘据也宣告百官：“帝在甘泉病困，疑有变，奸臣欲作乱。”（《汉书·刘屈氂传》），于是双方都打着受皇帝之命的旗号，在长安城中短兵相接，浴血奋击。战斗整整进行了五天，死者数万，仍难分胜负。

至庚寅日（公元前91年9月9日），民间皆传太子谋反，消息被太子阵中的士兵听到了，顿时斗志大减，士兵们纷纷逃离阵地，归附丞相的军队。于是太子兵败潜逃。

刘据逃到湖县（今河南灵宝县西北），藏在那里的泉鸠里。主人家贫，只能靠卖鞋养活他。刘据想起有个以前熟识的人，听说他很富足，就请人去找他，结果暴露了目标。官兵围捕刘据甚急，他自度不能再逃脱了，就于八月辛亥日（公元前91年9月30日）在室中自缢而死。

二

一生谨慎的太子据，背负意图以杀父戮君的罪名，含恨九泉。他的儿孙、妻妾也在劫难逃。太子据有一妃子史良娣（太子妻妾一等为太子妃，二等为良娣），她生有一子，史称史皇孙；史皇孙又纳王夫人，几月前刚刚生下一子。因为是武帝的嫡曾孙，得知喜讯后，武帝亲自赐封为皇曾孙，如今受祖父的牵连也被收入监牢。由于太子据一案牵连甚广，死了数千人，所以皇曾孙转瞬间成了孤儿，在长安狱中嗷嗷待哺，无人理睬。



狱中多了一个身分特殊的小儿，惊动了当时的廷尉监丙吉。他见小孩如此可怜，便在狱中挑选了两个犯罪较轻的女囚，令她们哺养皇曾孙。丙吉的夫人姓水名鳧，学过相面望气之术，皇曾孙的事，丙吉归家后就告诉了夫人，对太子据的死不免慨叹几句。水鳧连忙制止，笑道：“太子据的事，自有人去说。倒是那个皇曾孙现在就在你管狱中，你要多多费心尽力。只是不知他的命相如何？”丙吉一听，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：“明天你不妨去看上一看。”水鳧倒真动了好奇心，第二天就和丈夫一齐来到狱中。见皇曾孙啼哭不止，心中十分怜悯，连忙抱了过来。仔细一看，真真是大贵之相。水鳧呆了呆，急忙将丈夫拉到一边，低声说道：“依妾看来，这个孩子将来必有大福，君应好好对待，多积阴德。”这也是水鳧怜小儿的计策。丙吉本就同情小儿，又听夫人一番言语，则更是尽心尽力。虽说有人照料，丙吉又特意安排皇曾孙及服侍之人独住一间干燥向阳的囚房，但皇曾孙却时时生病。此时武帝没有下旨处死曾孙，但也没有理睬他，皇曾孙就成了长安狱中特殊一员。转眼间三年过去，一场大瘟疫袭来。一向多病的皇曾孙又一次染病，奄奄一息。丙吉夫妇大急，昼夜探视，延医用药。就在很多人都相继染病而亡时，皇曾孙的病却一天天好了起来。一月后，竟精神更胜往昔。惊喜之余，丙吉替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起名病已，希望以后他再也不生病之意。

皇曾孙刘病已刚刚逃过瘟疫一劫，不想恶运又降到他的身上。原来，武帝在五祚宫养病时，有一自称善望气的人禀奏“长安狱中，有天子气。”其实是江充的同伙知道太子据后代在狱中，为了斩草除根假说而已。武帝闻言，大怒，立即下旨“长安育中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一概处死。”并命使者督办。丙吉听说后，立即紧闭监狱大门。任凭外面的人如何威胁叫嚷，拒不领旨。并命人向使者传语：“天子以好生为



大德，民众无罪，尚且不可妄杀，更何况此中有皇帝的亲曾孙呢？”彼此相拒了一夜，使者无法入内。又觉得丙吉言之有理，只得回宫据实回奏。自从太子据自尽，武帝渐渐心气平和，回想起儿子的许多好处，心中很是后悔。时过境迁，现下朝中又有人替太子据鸣冤，武帝便把当时追杀太子的人全部处死，并建思子台慰藉太子的亡魂。使者自然知道武帝的心事，因此便把丙吉原话告诉了武帝。武帝沉吟半晌，叹息到：“这也是天意。”于是大赦天下，众囚犯欢呼雀跃，各自归家，年幼的皇曾孙去处又成了问题。丙吉费力打听很久，才得知史良娣的母亲、兄长还健在。虽说居于乡间，生计倒也不愁。便使人护送刘病已至史家抚养。史家的人本就惦记着这个孤儿，一见不免大哭一场，自是精心看护。不久，武帝驾崩，临终有诏将皇曾孙收养掖庭，于是刘病已又重入京都。当时的掖庭令张贺原先曾服侍过太子据，也因太子一案受到牵连，才降为掖庭令。他见旧主的遗孤在自己治下，便千方百计格外尽心抚养。等到刘病已大一些，张贺便送他入塾读书。刘病已果然是聪明过人，勤学不倦。数年后，出落得一表人材。由于他的特殊身分和卓然不凡，私下里引起很多人的议论。

看到刘病已如此上进，张贺心中暗喜。他有一个女儿，年纪和刘病已相仿，张贺有心把女儿嫁给刘病已，便和弟弟张安世商量。只因这个弟弟在朝中为右将军，所以张贺遇事反倒要向弟弟请教。张安世一听哥哥要结这门亲事，立刻发起脾气，怪哥哥真是越老越糊涂。人家嫁女都择高门，自家好女儿怎可低就。张贺还想分辩，张安世摆了摆手，放缓了语气说道：“大哥，刘病已虽然人才出众，终归是太子据的孙子，罪臣之后。已被削为民籍，咱们张家女儿怎能嫁一平民？大哥待他已算仁至义尽，嫁女一事万万不可。”张贺见弟弟执意如此，自然是拗不过，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但仍



留心，必要觅得一位好姑娘，总要使刘病已成家立业，方觉对得起太子据。恰巧在掖庭宫舍中，和刘病已住邻居的暴室啬夫（掌管织事）许广汉有一女儿，尚待字闺中。说来许广汉与张贺，虽然官职各有高下，可同为宫役，时常相晤，身世又颇为相似，交情自然也不错。许广汉曾在昌邑王手下做个小小的郎官，一次在随同武帝巡幸甘泉宫时，慌乱中把别人的马鞍放到自己马背上。被发觉后，按汉时法律要处以死刑，后来免罪一等，处宫刑，许广汉成了刑余之人。又过数年，武帝驾崩，昭帝即位，上官桀父子密谋造反。暗中准备许多绳索、武器，想在宴请昭帝和诸大臣时，用来捆杀君臣之用。消息泄露后，上官桀父子被诛。朝廷派许广汉去搜查那些绳索、武器，作为上官桀谋反的罪证。不知什么原因，许广汉竟没有找到，而别人一去就搜出来了。因此，许广汉又一次受到处罚，被派到掖庭掌管织室。他和张贺同为刑余之人，又同在掖庭供职，便很快熟悉起来，二人常在一起以酒消愁。一日，两人互谈衷曲，酒至半酣，张贺便向许广汉说道：“皇曾孙病已，年已长成，他日如有恩赏，便有封侯之望。许兄令媛，如若配与病已成婚，也是一桩好事。”当时，许广汉已有酒意，慨然应允。回家和妻子一说，许夫人勃然大怒道：“我的女儿乃是鲜花一朵，日后大有福贵，怎能配他！”原来许女小字平君，曾经许给欧侯氏之子为妻，尚未过门丈夫亡故。因此人们俱说许平君得嫁与贵人，才能相守。许广汉见妻子唠叨不止，便说：“这是掖庭令张大人亲自为媒，怎可推脱？我听说张大人原曾想把自己女儿嫁给刘病已，因他弟弟反对只好作罢。刘病已为人如何，你又亲眼得见，确实难得。况且，他终是皇曾孙，你想想看，皇室的亲骨肉，会不会落魄无依呢？将来一旦得志，你我也好有个依靠。”许夫人见丈夫说的也有道理，便闷闷不乐地为女儿准备嫁衣。



刘病已和许平君成婚后，夫妻甜甜蜜蜜，鱼水和谐。许家人也对刘病已青眼相加。在岳父资助下，刘病已向东海的名儒轸中翁学习《诗经》，颇有名声。此外刘病已颇有高祖之风，任侠尚气，常常和一群意气相投的年轻人斗鸡走马，出游三辅。因此闾里奸邪、吏治得失，刘病已纯熟于心。如今有了儿子，刘病已暂时放弃了这一爱好，专心在家陪伴妻儿。几月来，许广汉夫妇，刘病已夫妇，四人就围着小刘询团团转。惊喜于他的一颦一笑。昭帝驾崩，大将军霍光迎立昌邑王，旋即废黜等国家大事，他们自然是无暇顾及，也无心顾及。这天中午，刘病已正抱着小刘询晒太阳，忽听门外人声鼎沸。大门一开，走进一队羽林军，领头的大臣向刘病已宣读了上官太后的诏书，封刘病已为阳武侯，即刻入宫。举家震惊，随即大喜。见来人执礼甚恭，许广汉和刘病已已猜出几分。想到不久自己就会继承祖业，执掌刘氏天下，刘病已怦然心动。他强作镇定，更换朝服，坐上马车，左右簇拥，驶向未央宫。谒见太后毕，早有群臣上表请立阳武侯为帝的奏章呈上来，上官太后自然是一声准奏。昭帝元平元年秋，刘病已即皇帝位，史称宣帝。对于这个沦落民间又被立为皇帝的刘病已，人们总是觉得好奇惊羨。因此关于他的种种神异现象自然在史书上详加重笔。刘病已的大起大落，似乎应了孟子那句“天降大任、必苦其心志”的话。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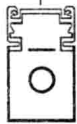
三月初三，汉皇帝许皇后临产，顺利地产下一女婴。因产后乏力，急于调理，御医们公拟一方，和了一碗药。淳于衍因她是霍家心腹，众医官推她为首领，哪里会检视她亲手和的药呢？值此之便，淳于衍将药性极烈的附子末和入药中，送给许后服下。许后生产本就虚弱，服下药后，片刻气



血上升，头晕目眩，浑身大汗淋漓，流个不停。恍然间，想起那个恶梦，不由悲从心起，颤声问到：“这药中可有毒，为什么我如此难受？”淳于衍连忙走到榻前，为许后掖了掖被子，说道：“这药是众医公拟的方子，怎会有毒。娘娘放心，再过一刻，就会大愈。眼见许后汗流不止，气息愈弱，众御医觉得其中有鬼。但方子是大家开的，药是霍家心腹淳于衍亲手煎的，谁敢多言，眼睁睁看着许后奄奄待毙。

闻讯赶来的宣帝大哭不止，命人把皇子刘询抱来。此时刘询只有4岁，长得苍白，瘦弱。他见母亲躺在榻上，并不像往日那样起身抱他、亲他，又是奇怪又是不满，本要撒娇叫几声，可宫中气氛，宣帝的悲容，吓得这位胆子本来就小的孩子，一声不出，只是来回骨碌碌转着眼睛。宣帝一见到刘询，又勾起往日的记忆，想到许皇后的柔情，想到刘询也像自己一样，幼年丧母；不由得把刘询拉入怀中又痛又怜。刘询在父亲的怀里，稍觉安慰，便怯生生地问道：“母后睡着了吗？为什么不起来抱儿臣？”听到稚子之言，宣帝再一次泪如泉涌，满宫的宫人也愧恨交集地大哭。在一片哭声中，刘询尖细的哭泣被淹没了……

许后驾崩的消息一传入霍府，霍显立刻欣喜万分，一面为女儿赶制嫁衣，一面入宫禀明上官太后。上官太后原有此意，前因许氏在世，难以启齿；又不便让自己姨甥居妃嫔之位，现在名正言顺地向宣帝提出迎立霍女。宣帝自然同意。不多日，霍光小女霍成君，欢天喜地地进入未央宫，立为皇后。霍后人尚秀媚，宣帝虽然偶记亡妻，余哀未尽。但面对着一位粉装玉琢的新人，又怎能不优礼相待呢？至此，宫中天天欢宴不断，歌舞不断。霍后出身豪门，入宫后，车驾侍从十分盛大，赏赐属下均以千万计，宫女宦官都称赞霍后。在一片赞誉之声中，宫中很快就呈现一片升平景象。许后的死，只有年幼的刘询一人痛苦地品味着。也是疑心生暗鬼，





许后处在担忧之下所做一梦，让人钻了空子，反而害了自己。

如果说刘病已即帝位后，在霍光的权势下，日子不好过；许平君变成许皇后，在寂寞的未央宫中日子也不好过；那么从尚冠里到皇宫，最感到不快的当是小刘询。他已习惯父母、外祖父母众星捧月地看护他，虽说皇宫中侍候他的人排成长队，但全是陌生、呆板的面孔。一向哄他、亲他的外祖父、外祖母突然不见了；就是无时无刻不在他身边的父母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形影不离了。这对小孩子来说尤为残酷，并很难适应。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中，一个幼儿的感受是无人在意的。在成人心中，荣华富贵、权势名利是每一个活着的人的毕生追求和全部价值。也许他们正在暗暗羡慕刘询有如此命运，谁也不曾用刘询的眼光看看这个世界。他要孤零零的一个人去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。在刘询眼中，父母的衣服变了，似乎人也变了，伴随着他所熟悉的一切都变了。这使他很不安，本能地觉得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，却只能用哭声来表示他的不满和恐惧。

夜，空荡荡的宫殿黑沉沉的。刘询蜷缩在被子中，对于黑暗的恐惧，使得他大睁双眼，久久不能入睡。而耳朵偏又出奇的灵敏，大殿中各种奇怪的声音不断在他耳边低鸣；窗外的月亮也惨白着脸，时时窥视着他。刘询真想大声哭叫，喊出他的恐惧，喊出他的勇气。可那沉寂的四壁无动于衷地冷冷地对着他，别说是声音，似乎连他本人都可以被吞噬下去。对这森严高大的宫墙，刘询深怀敬畏。他只能强迫自己闭上眼睛，蒙头入睡，盼望着第二天早一点到来，早早看到母后，就可以享受到母亲温柔的抚摸，温柔的话语，温柔的目光。几乎每一个夜晚，刘询都在恐惧和希望中度过的。当他渐渐习惯高墙下那一方天地时，许后却突然驾崩，霍后入宫，一系列大事件震碎了刘询所有的希望。



又是一个夜晚，刘询在梦中惊起，大叫着点灯。在摇曳的烛光下，喘息着的刘询渐渐平静下来，而一种锥心的痛楚却弥漫了他的全身，梦中母后柔柔地笑语仍然在眼前晃动，刘询低声啜泣起来。当值的宫女、太监在一旁怜悯而无奈地看着刘询。隐约中，远处传来鼓乐声。刘询的脸上浮现出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异样的神情。他知道，那是父皇在和霍后赏乐。宫中每个人都快乐胜似往昔，只有他在众人遗忘的角落中痛苦、无助地生活着。他刚刚适应了宫中生活，惟一的希望破灭了；他觉得可以给他安全保护的那堵墙壁倒塌了，他怀着无人知晓、亦无人理解的巨大恐惧面对着这一切。虽然，宣帝时时诏见或派人来看他，但宣帝不会像许后那样问寒问暖，更多的要忙于国事和后宫之乐；霍后也会询问他的饮食起居，可霍后更不会像许后那样和蔼、亲切，即使是同样柔柔的声音，目光中透着一种陌生和寒气。尚不满8岁的刘询在失母的痛苦中和无助的宫里生活中，过早地成熟起来，变得十分敏感、多疑。从宫人闪烁其词的言谈中，犹疑莫测的目光中，刘询了解到外祖父身为刑余之人的低贱，母亲出身于此的卑微。而霍家的气焰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深深的烙印。

一天，刘询去御花园玩，正巧碰上霍后和她的姐姐、母亲说笑。自霍成君入宫后，她的姐姐、母亲便成为宫中的常客。如果外人看到她们在皇宫内的举止、作派，一定会认为这天下姓霍。看见刘询走过来，几个人都停住笑声，吃惊地看着他，似乎奇怪皇苑中怎么会碰上他，好像在美味的饭菜中看到令人生厌的苍蝇。女人们的目光像剑一样刺向刘询，在这目光下，刘询觉得几乎无处容身。他听见霍后的母亲问道：“这就是那个在民间生的儿子？”刘询还不懂得什么叫傲慢，什么叫嘲讽，可他敏感地觉察出说话人不喜欢他，甚至讨厌他。于是更加手足无措。他很后悔来这个花园，更加后



悔碰见霍氏母女。见刘询一副窘态，霍后的姐姐伏在她母亲耳边，说了些什么。于是他们漫不经心地瞥了刘询一眼，一齐放肆地大笑起来。大笑声中，刘询只觉得太阳一点点变暗在眼前不断晃动，他如泥塑一般，呆呆的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这使霍家的女人们更加惊异和不安，霍后不耐烦地用手一指，早有侍从走过来，拥着刘询往回走去。从宫人们讪讪的笑容中，刘询读懂了两个字：轻蔑。他是出身卑微的许后在民间生的儿子，现在许后死了，他在宫中又有谁会青眼相加呢？如果没有父亲时时记起他，在这偌大的皇宫中，他将不过是一片落叶，无声无息，无人理睬。那几分蔑视，几分嘲弄的笑声，一直回荡在刘询耳边，逼得他无处可藏，无处可逃。从此，刘询从心里往外地惧怕霍家女人们。除了无法逃避的朝会外，他总是远远地躲开一切可以和霍家及其家人见面的机会。甚至，在刘询眼中，父皇也离他越来越远了。以至于每次见到皇帝，刘询都会紧张得出一身汗，更不要提对宣帝亲近了。在阴森重权势的皇宫中，他过早地失去抚爱，更多地体会畏惧……

夜深了，哭累了的刘询趴在几案上睡着了。两个太监轻手轻脚地走过来，把他抱到卧榻上。睡意朦胧的刘询觉得母亲来了，连忙伸手去拉。正好触到小太监的手，很柔软，很温热，不禁唤起一种久违的感觉，忽然觉得心里很踏实。他一把握住小太监的手，拉到怀里，带着满足的微笑，惬意地入睡了。他梦见母亲满面笑容地走过来，坐到他身边，握住他的手，爱怜地看着他，温柔地笑着，亲切地问这问那儿，在他耳边亲切地低语：“询儿，母后在这，不要害怕。”睡梦中的刘询露出欣慰的笑容，他很久没这么开心、这么安宁。从此，每天夜里，都由太监陪他入睡。在这寂寞的深宫中，在这无助的小儿心中，现今最亲近的人莫过于身边这些太监了。